



拳王

阿里自传

125.4

13

人民体育出版社

# 拳王阿里自传

穆罕默德·阿里 口述

理查德·德拉姆 笔录

罗斯 编译

人民体育出版社

拳王阿里自传  
穆罕默德·阿里 口述  
理查德·德拉姆 笔录  
罗斯 编译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开本 280 千字 12 印张

1980 年 4 月第 1 版 198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2,000 册

统一书号：7015·1859 定价 0.83 元

封面设计、插图：徐锡林



阿里夫妇在中国



阿里（坐着）和父母弟弟在一起

# 目 录

主要人物简介	1
第一章 碎了下巴	3
第二章 把金牌扔到河里去	56
第三章 拳王争霸战	95
第四章 英雄还是狗熊	120
第五章 勇斗征兵局	150
第六章 恩怨话当年	174
第七章 真相	198
第八章 老友与恐龙	214
第九章 咸鱼可以翻生吗?	232
第十章 献给受害者	262
第十一章 恶战傅利沙	273
第十二章 大战前夕	300
第十三章 阿尔奇, 我是否太老?	322
第十四章 博马伊	332
第十五章 马尼拉之役	360
编译后记	369
阿里年谱	372
阿里职业拳赛记录表	374

## 主要人物简介

(按出场顺序)

- 小鸟(Bird)——阿里对母亲的爱称
- 老卡修斯·克莱(Cassius Clay, Sr.)——阿里的父亲
- 安吉洛·邓迪(Angelo Dundee)——阿里的教练
- 肯·诺顿(Ken Norton)——重量级拳师，曾击败阿里。
- 祖·傅利沙(弗雷泽)(Joe Frazier)——重量级拳师，曾是世界重量级拳王，和阿里作过三场“世纪之战”。
- 赫伯特·穆罕默德(Herbert Muhammed)——阿里的经理人，“回教世界”的负责人之一。
- 邦迪尼(Bundini)——阿里的助理训练员
- 帕奇科医生(Dr. Pacheco)——阿里的私人场边医生
- 尤金·基尔罗伊(Eugene Kilroy)阿里的助手
- 华尔特·扬布拉德(Walter Youngblood)——阿里的助教
- 理查德·德拉姆(Richard Durham)——阿里自传执笔者
- 贝琳达(Berinda)——阿里的第二个妻子
- 狄克·塞德勒(Dick Sadler)——科曼的经理
- 祖·马田(Joe Martin)——阿里的启蒙教练
- 朗尼·金(Ronnie King)——阿里少年时代的同学
- 辛尼·利斯顿(Sonny Liston)——阿里之前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两败于阿里手下。
- 拉赫曼·克莱(鲁迪)(Rachaman Clay, Rudy)——阿里的

弟弟，亦曾当职业拳手。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本世纪伟大数学家及哲学家，是阿里素未谋面的笔友。

莫·费利 (Moe Fleischer)——拳赛高手，绰号“满座莫”。

桑吉 (Sonji)——阿里的第一个妻子

伊莱贾·穆罕默德 (Elijah Muhammed)——已故美国回教徒的精神领袖，为阿里的经理人赫伯特之父。

华莱士·穆罕默德 (Wallace Muhammed)——伊莱贾·穆罕默德之子，继承其父出任“回教世界”最高教长。

乔治·科曼 (George Foreman)——重量级拳师，曾击败傅利沙获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后两败于阿里手下。

阿尔奇·穆尔 (Archie Moore)——阿里前教练，后为科曼教练。



## 第一章

### 碎了下巴

“路易斯维尔——一百英里”。天下着滂沱大雨，路程碑上的字仅隐约可见。

“天亮前赶不到了。”我的司机哈罗德说。他连续驾驶了几小时，人显得疲乏不堪，不能全神贯注。

“让我来驾驶吧。”从这里到路易斯维尔的一段路，每一个弯，每一个角，我都了如指掌。哈罗德爬到旅游车的车厢里，和我的其他随员们一起休息。我的妻子贝琳达和女儿玛丽安亦在车厢里，睡得挺甜的。

“当你被打倒时，家乡便会成了世界上最差劲的地方。让家乡的人永远把你当作胜利者；失败时不要回去。”克里斯·邓迪有一次曾经对我警告说。

在这一次之前，我每次返回家乡都是满载而归的：两次金手套大赛冠军，一枚奥运金牌，美国业余体育协会的一些冠军奖，以及世界重量级拳赛冠军。即使在我被逐出拳击协会，不能参赛的那几年里，我都是以“未逢敌手”的姿态凯旋返家的。

这是一九七三年的春天。这一次我是被人打败后回来的，我家乡的人和全世界的人一样，都已知道了这个消息。报纸的体育版必将以通栏横题大书特书：穆罕默德完蛋了！阿里当拳王的时代完结了！阿里被无名小卒所败！“牙擦王”从此闭口了！历史上最惊心动魄之战！

我要回家。我要休息。要见“小鸟”（按：这是阿里对他

母亲的爱称)和父亲以及朋友们。我要好好地检查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路易斯维尔不仅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还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一个春天。现在,我极想知道它究竟是不是我真正的“家”——受创时得到安慰的地方。

雨势越来越大,我迫着要把速度减低。视野模糊不清,我眯着眼睛在黑暗中前进,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过去了,同时一幕幕景象有如电影一样出现在眼前:圣地亚哥体育场;最后一个回合过去了;我站在绳圈边;拳证在收集裁判员的计分表;他仔细地检查了表上的计分,口中唸唸有词,望了我一下子,然后又望了望诺顿。按照分歧的裁判宣布:“胜利者是——肯·诺顿!”

运动场突然沸腾起来。四周的露天看台上传来了狂野的叫喊声和尖叫声。有些人对裁判员的决定发出“嘘”声,但是却被“诺顿!”“诺顿!”的叫喊声所掩盖了。

“我们打败你了,龟孙子!”一名肥大的白人跳上椅子对着我大叫,手上挥动着一叠报纸,“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裁判宣布“诺顿打败了阿里”后,在混乱的情况中,警察连忙跳到台上维持秩序,但人们从绳下爬了上来,冲毁了他们的防线。祖·傅利沙(按:即弗莱泽)紧紧地拥抱着诺顿,喜形于色。傅利沙与诺顿属同一集团拳手,而且也是练习对手。一名电台的评述员声嘶力竭地叫我过去“讲讲你的感受”,但是安吉洛与邦迪尼正用力把我拖下梯级。我感觉到有血流下咽喉,脸上与肩膀的痛苦越来越明显了。我曾经停下来,向着贝琳达坐的方向张望。我想向她挥手,打手势给她,表示我安然无恙,然而警察与人群在推拥着,我身不由己的被拥向更衣室去。

“现在谁是最漂亮的?”……“现在谁是最漂亮的?”一群白

种女人捏着嗓门在尖声呼叫，一边跺着脚，好不快活。警察把她们赶到一边。

我觉得头非常痛，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似的。下巴左边的伤口痛得很厉害，几乎支持不了。

一个作消防员打扮的男子冲破了警察防线的缺口，歇斯底里地叫道：“你完蛋了，牙擦王！你完蛋了！”

警察们排好了楔形队伍，把疯狂的人群迫回去，我们才得以离开拳馆，走进大堂内。好事者跟随在后面，尖叫着，唱着胜利的歌曲，夹杂着一阵阵的嘘声。带位员把更衣室的门打开少许，我们一个个挤了进去——赫伯特·穆罕默德，我的经理人；邦迪尼，助理训练员；帕奇科，我的场边医生；第七回教寺的约瑟·尤塞夫教长，他是我加入回教总部第一天便认识的老朋友；安吉洛·邓迪，我的教练；好朋友莱德·韦尔斯；两个助手尤金·基尔罗伊及哈辛·萨拉米；霍华德·宾咸，我的摄影师和自传作者狄克·德拉姆；勒基·巴雷特，另一名友人；安全警卫帕特·帕特森及助教华尔特·扬布拉德，等等……我们走进更衣室后，疯狂的拳迷还尽力把门挤开，大叫道：“现在谁是最伟大的拳手？”

最后，门总算关上了，安吉洛筋疲力尽地倚着门在喘气。他简直不相信那些声音里面竟含有那样巨大的憎恨与愤怒。“野蛮！”他说。

基尔罗伊把那件从我肩上掉下的长袍拾起来，袍的背后有“人民的拳王”几个字——这是我和祖·毕拿大战时，“猫王”皮礼士利做来送给我的。基尔罗伊走上来，把一条包巾包着我的下巴，扎在头上，以减轻我的痛苦。

“这是诺顿的老家，观众全是诺顿的拥护者。”不知是谁这样说。“阿里，就像路易斯维尔是你的老家一样。他们的表

现只不过是家乡对土小子的反应而已。”

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白人的面孔和他们的声音，并非是“家乡的反应”那么简单。他们的反应其实是大部份美国白人的反应。在过去的拳赛中，不管我的对手是谁，总有半数的观众进场希望看到我被击倒的。这种情况我早已习惯了。长期以来，我都令他们大失所望；现在他们总算如愿以偿了，又怎能不尽情发泄呢？自从傅利沙于麦迪逊广场公园用左钩拳将我击倒之后，他们已很久没有机会欢呼了。我这一次失败对他们来说是最甜蜜不过的，因为我既不是败在国际公认的怪物傅利沙或科曼手里，而是输给一个藉藉无名的“乡下仔”诺顿。

“当他们与你比赛时便不是‘乡下仔’了，”赫伯特在赛前会议上的讲话我还记得很清楚，“你现在已经三十二岁。对拳击手来说，实际是太老了，但你面前的拳手比你在年轻时遇到的要凌厉得多。能够打败向世界夸耀‘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拳手’的大炮王，是他们马上可以成名和赚钱的良机。你所遇到的拳手都会豁出去和你拚个你死我活。你的夸口刺激了他们，他们和你比赛时必定加倍顽强。要不然，他们更面目无光了。”

每一次大战之前，赫伯特和我总是要找一处清静的地方，向真主阿拉祈祷，并且检查一下我将要面对的情况。

我坐在训练台上，望着周围的面孔，望着进进出出的人，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突然，我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了——这不是胜利者的更衣室，而是失败者的房间。以前我只进过这样的房间一次。在失败者的房间里，没有人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我为什么会被诺顿打败呢？我记得在第二回合时，诺顿

突破了我的防卫，用左抛拳打中我的下巴。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那一拳。我听到“拍”的一声响，跟着便觉得有一股鲜血流下咽喉。当我回到绳角时，我向邦迪尼和安吉洛问道：“下巴碎了有什么感觉的？”

“当你把口张大时，若有噼啪一声响的话，便是下巴碎了。”邦迪尼示范说。

我张大口，果然听到“噼啪”一声。一阵剧痛在脸上扩散。我把喉咙里的血吐在小水桶里，把口漱干净，但却有更多的血涌出来。

“如果下巴碎了，我们应该马上停止比赛。”邦迪尼焦急地道。

邦迪尼知道我的下巴碎了，劝我停止比赛，然而他也知道我是不会半途退缩的。距离完场还有十三个回合，我是有把握赢的。我看了看绳圈之下，只见傅利沙和阿尔奇·穆尔满面猜疑地望上来。他们是来当诺顿的教练。我要使他们失望地离开。

在钟响之前，邦迪尼在我耳边说道：“‘萧迪’在起居室中看着你比赛。‘萧迪’坐下来，盘着腿在看着你。你一定要记住。”

邦迪尼口中的“萧迪”是真主的代号。在我一直和诺顿周旋而未被他的另一拳打中下巴之前，邦迪尼不停地叫喊：“‘萧迪’看着你！在起居室中！在起居室的电视机上！他在看着你！”

一个又一个回合过去了，我不停地找寻诺顿的破绽，但是我知道自己已不能在绳角逗诺顿说话了，我甚至没有和他驳拳的力量。即使我一个直拳打中他，但出击的手却像患了关节炎一样地疼痛不堪。

拳赛结束之后，人们很想知道为什么我当时不停止比赛——难道我不知道我的面孔有可能被对方打烂吗？直到现在，我自己也难以得到满意的解释。可能我当时认为下巴不是碎得那么厉害吧；又或者我相信即使碎了下巴，诺顿也不可能把我击倒；亦可能是我从来也未试过在比赛中弃权认输吧。老实说，当时在拳击台上，我的下巴并不像我躺在训练台上觉得那样痛楚，肌肉每抽动一次都有如牙痛一样。

有人大力敲门并叫道：“让医生进来！”走进更衣室的是加州拳击会的顾问医生。他走到我跟前，轻轻地摸摸我的头和颈，摸摸我的脸和咽喉及下巴，不大高兴地皱起了眉头。

“是下巴碎了吗？”我问道。

他没有答复，更衣室内针掉可闻。

我再次问道：“情况是否很坏？”

“确切的答案只有照过 X 光后才知道。”他说道，并转身和帕奇科医生小声地谈起来。又一次响起了敲门声，恐怕另外有人想进来。

“贝琳达呢？”我突然想起我的太太。

没有一个人出声。我知道一定是出了问题。平时我受一点儿轻伤她都是寸步不离的。

我问贝琳达在哪里，没有一个人开声，最后，还是约瑟教长开了腔：“她在隔壁的房间里。”

“去把她带来吧。”我紧张地道。

“噢，她是在大堂那边的房间里，”他支吾地说道。停了一停，终于下定了决心似地说道：“她受了惊，需要静静地休息一会儿。”

耳边又传来了加州医生的声音：“穆罕默德，医疗车在外边等着。整形医生已作好了准备。你要马上到医院接受治

疗。”

但是我一把将他推开，冲出门外，走过大堂，直闯贝琳达躺卧的房间。两名医生连忙追在我身后。那群向我“拆台”的拳迷的人数比刚才更多，一见到我的影子，便“轰”然一声吼叫起来。

“牙擦王完蛋了！诺顿打败了这名‘黑鬼’！诺顿打败了这名‘黑鬼’了！”在这群人眼中，今天早上的诺顿也还是一名“黑鬼”，但由于他打胜了我，故此刹那间他便成了“白人的大希望”。

围观者的嘘声及尖叫声此起彼落，直至我走进贝琳达的房间里还余音犹在。我们走了进去，把门关上，然后我走到她身边，呆呆地望着她。那些不满我夸耀和吹嘘的人得到了残酷的报复；诺顿打在我身上的重击并不能使我倒下去，但眼前的情景却使我心惊胆颤。贝琳达被捆扎在更衣台上，她在乱抓乱叫，在挣扎着，把头向左右摆个不停。扬布拉德和四个人尽力把她按下去。

当我站在她身旁时，她挣扎得更厉害，连皮带扣也扯脱了。几名大汉合力把她按下，然后再把皮带扣在她的身上。

我默默无言地走到另一边的长凳，坐下来。

“我让她服下一粒重镇静剂，但她的精神产生强烈的抗拒性。我不敢让她多服。”帕奇科医生解释说。

贝琳达的好友苏茜·戈默斯走过来坐在我身边。她是一名年轻的墨西哥学生。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向她问道。

“我也不清楚，”苏茜不安地说。“当赛会宣布诺顿获胜时她便发了狂似的。初时，她只是呆呆地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一动也不动。但我知道她有点不对了。”说到这里，她

停下来，望着贝琳达。“赛前她说自己有预感，但又不肯告诉我是什么。拳证宣布决定后，她把双手举起来，好像要放在眼上，但结果没有这样做，只是把手举在空中，我以为她想站起来，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男人可能也这样想，他想帮贝琳达站起来，但她却一掌把他打倒。”

贝琳达学过了两年空手道，我见过她劈出的掌势和技巧可不等闲，因为她已考取了空手道黑带。

“坐在我们后面的人在座位上又跳又叫，人人都在推推碰碰。我们见你从台上走下来，我们想推开人群走到你那边。贝琳达在人堆里左右开弓，希望闯出一条路。她甚至打倒了一名警察。她边走边叫道：‘穆罕默德·阿里死了！他们杀害了他！’”苏茜继续说。

“她以为我死了吗？”我伸手向前拥着贝琳达，试图帮助她安静下来。我与她在一九六七年结婚，那时她只有十七岁，而我则在“流放”中。结婚后的头三年，我没有出国到外地比赛，也不需要做赛前舆论，更没有练习。那是我的事业中最坏的时光，但却是我的家庭生活中最好的一段时期。

我摸摸她的前额，烧得很厉害。我叫他们放开皮带，以免割痛她的手。然后我俯身向她温柔地说：“没事啦，靓女，穆罕默德·阿里没有问题。”

“穆罕默德·阿里死了。他已经死了。”她悲戚地哭起来。

我把身体靠近些，把嘴贴到她耳边道：“靓女，我没有死。我就在你身旁，我不是挺好吗？”我望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但是她看不见我，好象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加州医生走过来对我说：“你现在要马上到医院去。我



们早一点照 X 光，你的下巴就会早一点好。”

“我要她跟我在一起。”

医生把头猛摇，说：“另一间医院对她更适宜。你的失败一定使她的精神大受创伤。她把自己当成是你的化身。她好象是和那些希望你输的人搏斗，否则就是认为自己和诺顿搏斗。我也不知什么原因，总之是她受了太大的刺激吧。”

我再也坐不下，走上前躺在她身旁，温柔地哄着她：“靓女，我没有死，他们杀不了我。”

两名医生合力想把我拖走，但我一直留到她完全安静才离开。我要求苏茜陪伴她到医院去，然后回来告诉我她的病况如何。

他们把我送到克拉蒙特全科医院，这是一间只有一层高的长形医院，院内并没有私家房。所以他们只能够把我两旁的床位搬空，腾出多一点空位以容纳我的朋友们。照过 X 光及诊断之后，他们马上把我推进手术室。一名麻醉师走过来替我进行全身麻醉。

“你醒来时，一切都将成过去了。”医生安慰我说。

我记得当时我内心暗想：“我要保持清醒，看他们怎样干。当他们替我注射麻醉药时，我的精神要产生抗拒情绪，好象贝琳达那样。我不会让他们任意摆布的。”

我所记得起的第二件事却是醒来时，口里好象装满有刺的铁丝网似的。痛苦已经消失了。一名医生正在检查我的 X 光片，他指着一条裂纹说：“你受的那一拳刚好是击在你最近脱牙的那个位置，这是你全身骨头最薄弱的地方。”

我伸手进入口内，摸到了固定骨位的钢线和定牙位的钢托。

“完全痊愈需时约三至四个月，愈后会和新的下巴一样